17.「当1998年结束时」

12月26日，东京巨蛋。

开始时很坚强。渐渐地就坚持不住了。

看不到观众。自己孤单一人的感觉越来越强。

唱「帰れない２人」时眼睛一闭上，眼泪就流出来了。

「你们都靠近一点吧」，即使这样说会令大家搞不懂。

大家是为了享受演唱会而来到巨蛋的啊。

本想着要做一个更顺畅，更开心的演唱会的呀。

第一次在台上哭得那么厉害。已经想回去了。

已经不行了，但一回头就看到公太桑在怒吼着。

耳麦中直接就听到了「说什么白痴话呢！」

「给我好好地唱！」这时我才稍稍恢复过来。

才能唱完「Lovely Baby」和「Music Fighter」。但我却反而愤怒了。

耳麦的情况很糟糕，连声音都听不到了。听不到音乐，

头脑一发热，就把耳麦给摘掉了，大声地骂着。

但是「LOVER SOUL」唱得很好。是大家和我说的。说她们能感受到演唱会所要传达的东西。

但是我却完全睡不着。

Mika拿来了达斯汀·霍夫曼的旧电影。

「约翰与玛莉」。一边吃饭一边看。很好的电影。

我说，我果然还是不能在东京巨蛋演出啊，

她却说，已经结束啦，这不挺好的吗。

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却开解了我。

后天的Garden Hall，加油吧。

一定要像平时一样享受这场演唱会。

第一次在东京巨蛋，非得要不按着与正式演出一样安排的预演来，结果就出了很多岔子。听不到音乐，很难找到节拍。和预想不同的服装并不合身，很难动起来。更何况连观众席的欢呼声也听不见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反应。

看不到观众的样子，这令YUKI感到很孤独。

相反两天后的恵比寿The・Garden Hall中，成员们和观众们都为JUDY AND MARY的音乐而狂热，甚至中途都不得不暂时中断了演唱会。歌声、爱，都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。

12月28日，JUDY AND MARY结束了1998年的全部演唱会。在通往后台的电梯里，TAKUYA和恩田、五十嵐拥抱了。在一边看到这三个男人如此感动的场面，YUKI想，JUDY AND MARY这下真的应该休息一段时间了。但是并没有时间让人沉醉在感慨中。

不知道是因为感染了流感，还是因为一直热闹地庆祝到了第二天早上，30号的时候就感冒了。

发着高烧，『红白歌会』的彩排上唱不了歌。

到了正式演出的当天，不知怎么的就复活了。实打实地唱了「散歩道」。

「新年快乐！」

就这样穿着上『红白』时的服装上了车，在车上换完了衣服，也在移动的车上过了年。发现感冒已经完全好了。也没有卸掉『红白』时的化妆，就这样浓妆艳抹地去了涩谷的ON AIR EAST。

和穿着亮丽的朋友们新年问好，看ROBOTS的演唱会，和朋友们哔啦啦地去了居酒屋。

不认识的大叔突然说了句「上电视了，快看」。之后在三宿的俱乐部里玩到了早上，在松屋吃了早餐套餐，大家一起回去了——这就是YUKI 1999年1月1日的开始。

这样热闹的开始可以令人预感到，YUKI的1999年将会是怎样热闹的一年。